

天福六年銘觀音曼荼羅小考

／陳慧霞



十月故宮將展出彭楷棟先生捐贈的三百五十餘件文物，同時並特別商借二件重要文化財——北魏金銅佛坐像及五代天福六年（九四一）銘觀音曼荼羅圖（以下簡稱本畫），這二件文物同樣是由彭先生所捐贈，受贈者為東京台北

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。其中北魏金銅佛坐像（圖一）可以說是故宮一九八六年購藏的「太和元年銘釋迦牟尼佛坐像」（圖二）的姐妹作。佛坐於雙層台座上，著袒右肩式僧祇支，不論台座、造像或背光的樣式都和院藏釋迦牟



圖一 北魏金銅佛坐像 通高41.4公分 日本重要文化財 東京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藏 彭楷棟先生捐贈



圖一之一 北魏金銅佛坐像 背面 通高41.4公分 日本重要文化財 東京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藏 彭楷棟先生捐贈



圖二 太和元年銘釋迦牟尼佛坐像 通高
40.3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購藏

尼佛坐像十分近似，二者製作的年代應十分接近，惟背光背面陰刻一佛二菩薩（圖一之一），台座背面雖有銘文，然未記年，尊像整體風格雄渾有力，是北魏金銅佛少見的佳作。

另一件觀音菩薩曼荼羅圖（圖三之二），絹本設色，主尊左足下垂踏於蓮台上，右足彎曲置於座上，半跏的姿態，十分閒適。菩薩臉形圓潤，眉長目秀，神情莊嚴，肩寬，腰細，身形豐滿，肌肉質感白裏透紅，身形宏偉。上身披帛，自左肩斜披胸前，下身著裙，碎花紅裙，輕薄細緻，邊緣白粉勾描，飛揚飄舞，腰上一帶繫一結垂向台座，白色透明的裙頭在腰間翻轉，腿上更橫置一綠帛，和肩上搭下的花環相映，層層披掛，層次清晰，描繪精緻又富於生氣。髮梳高髻，上飾蓮花，頸戴瓔珞，長長的項圈垂至腹前，臂繫釧，多處施金箔，華



圖三之一 觀音菩薩曼荼羅圖 局部

麗炫目，然不失超逸的情致。協調的造型比例、流暢的線條、仔細刻劃的細節和細膩的上色，無疑是敦煌絹畫的上品。

絹畫下緣兩側各繪男、女供養人，或持香爐、念珠、水果，或合掌，前方各一童子帶領，下緣中央墨書十二行發願文，文字模糊不清，文末猶可辨「天福六年三月八日」的紀年，天福為五代後晉高祖的年號，天福六年相當於西元九四一年。

在圖像上，菩薩頂有化佛。唐代以來，冠有化佛已成為辨識觀音菩薩最重要圖像特徵之一。自南北朝晚期西方淨土信仰逐漸抬頭，到



圖三 觀音菩薩曼荼羅圖 絹本設色 長91.5寬59.8公分 日本重要文化財
東京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藏 彭楷棟先生捐贈

了隋代觀音圖像與彌陀信仰的關係趨於密切，並出現冠有化佛的單尊觀音像，作為禮拜的主體，至此冠有化佛和觀音菩薩的關係被確立下來，（註一）因此此尊菩薩應是觀音菩薩。然而畫中的菩薩除了冠有化佛之外，額間安第三眼，故究竟是何種觀音呢？

遍查觀音相關經典發現，兩臂三目的觀音造像極可能為千手千眼觀音。唐貞觀年間的智通譯《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》

（略稱《千臂經》），「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置十肘曼拏羅壇法」中提到曼荼羅中心安置主尊像的畫法：「謹案梵本：造像皆用白疊，廣十肘此土一丈六尺，長二十肘此土三丈二尺。菩薩身作檀金色，面有三眼一千臂，一一掌中各有一眼：菩薩頭著七寶天冠，身垂瓔珞。又一本云：此土無好白疊大者，但取一幅白絹，菩薩身長五尺作兩臂，依前第五千臂印法亦得供養，不要千眼千臂，此法亦依梵本，唯菩薩額

上更安一眼即得。」（註二）唐代菩提流志譯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》記載的內容也相同。

千手觀音形象的手臂有二臂、四臂、十二臂、十八臂、三十六臂、三十八臂乃至四十二臂、七十四臂等正手臂，各手持印契，其餘的九九八臂或九二六臂，往往只見手掌，每掌一眼，重重排列如背光，甚至省略。顏面數有一面、三面、四面、五面、十一面、十三面、二十七面等等表現手法，形象的表現非常多種。（註三）現存唐代石窟多以一面為主，千手及四十二臂最常見，本絹畫兩臂一面三目的造型並不多見，唯同為敦煌出土，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館，有一件唐大順三年（八九二）銘絹畫。（註四）主尊菩薩半跏坐於蓮座上，冠有化佛，額間安第三目，圖像特徵和本畫相同，左上榜題為「南無大悲救苦觀世音」，因此本畫也應為大悲觀音，也就千手千眼觀音。

早在唐武德年間（六一八—六二五）中天竺婆羅僧瞿多提婆已進獻圖繪及結壇手印經本給高祖，未受重視。貞觀年間（六二七—六四九），又有北天竺僧奉進千臂千眼陀羅尼梵本，太宗敕令法師智通與梵僧翻出咒經及手印。高宗顯慶四年（六五九）又譯出《千轉陀羅觀世音菩薩咒經》一卷、《觀自在菩薩隨心咒經》一卷及《清淨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》一卷，可

見智通非常擅長於觀音呪經的翻譯，他所譯出的《千臂經》雖然廣受閱讀，但作為造像依據及後世誦持的陀羅尼，卻是伽梵達摩的譯本。

伽梵達摩也就是尊法，西印度人，《宋高僧傳》的作者贊寧推測，尊法在唐永徽、顯慶年間（六五〇—六六〇）譯出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》一卷（略稱《千手經》）及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》一卷（略稱《合藥經》）。約在同時間，尉遲乙僧，在「慈恩寺塔凹凸花面中間畫千手眼大悲，精妙之狀，不可名焉」。（註五）朱景玄或說尉遲乙僧，將千手千眼觀音稱為千手眼大悲，很可能是根據尊法特別強調「大悲」的譯名。（註六）則天武后時（六八四—七〇四）佛授記寺婆羅門僧達摩戰陀曾於妙氈上畫一千臂菩薩像並經咒進上，武后令宮女繡成，或使匠人畫出，流布天下。（註七）有唐一代有關千手千眼大悲咒經的譯本多達十餘種，由於王室的支持，千手千眼觀音的信仰很快地流傳開來。

有關觀音化現為千臂千眼的形象，《千臂經》中言，據說有大力鬼神毗那翼迦，能障一切善法不使成就，必令一切惡業增長，雖有妙力通心，亦無能制伏。觀音菩薩遂現作千臂千眼之形，降伏此一大力鬼神。另一種說法，《千手經》中言，過去佛千光靜住如來傳授觀音大悲心咒，在未來惡世，為一切眾生作大利

樂，觀音歡喜發心誓願：「若我當來堪能利益安樂一切眾生者，令我即時身生千手千眼具足。」發此願已，觀音果眞現千手千眼之像。（註八）

本絹畫主尊菩薩兩側上部繪四天王，自右而左爲：南方毗樓叉天王、西方毗樓博叉天王、東方提頭賴吒天王、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。下方爲十二菩薩：南无□□菩薩、南无□□菩薩、南无善淨菩薩、南无東化菩薩、南无東光菩薩、南无月淨菩薩、南无日藏菩薩、南无妙吉祥菩薩、南无寶炎菩薩、南无善星菩薩、南无大勢至菩薩、南无無邊身菩薩。在大悲觀音的經典中，有無數菩薩，聽佛說法，同時經中也提到持大悲神呪時，「四天王等將常隨衛護，不離其側；當有日光菩薩、月光菩薩與無量神仙，來爲作證，益其效驗」。因此大悲觀音的兩側常繪繁疏不等的諸菩薩、天王。

從信仰的層面來看，千手千眼觀音信仰和彌陀信仰密切相關。唐八世紀下半鎮州大悲寺釋自覺，曾發四十九願，「一願身長隨大悲菩薩。次願造鑄大悲像寺。及乎發言響應，檀施臻萃用赤金鼓鑄成，舉高四十九尺，梵相端嚴，眼臂全具。迨更年稔寺亦隨成，今城西山大寺是歟。遂於壇前誦念至三更。見神光二道，作中金色，於晃朗中見彌陀佛，觀音、勢至左右翼從。佛垂金臂呼自覺聲。漸下雲來摩

其頂曰：守願勿悛，無宜懈廢，利物爲先，汝去吾隨任從汝意。言畢雲收，杳無朕跡。」釋自覺因爲尊奉大悲菩薩而得見彌陀佛。宋慧才（九九八—一〇八三）在雷峰塔下，「每一翹足誦大悲百八爲課，又翹足一晝夜誦彌陀號」，臨終往生西方淨土。（註九）對應《千手經》中陳述受持大悲咒的功德：「由持此咒故，所生之處恒在佛前，蓮華化生不受胎藏之身。：臨命終時十方諸佛皆來授手，欲生何等佛土，隨願皆得往生。」明顯顯示大悲觀音和彌陀淨土的關係。本畫主尊左手握蓮花，右手持數珠，《千手經》言：「若爲往生諸天宮者，當於紅蓮華手；若爲十方諸佛速來授手者，當於數珠手。」正說明造像者祈願的內容。

千手千眼觀音大多爲立像或結跏趺坐，然本畫主尊作半跏坐姿，和同時間流行的水月觀音採同姿勢。有趣的是敦煌寫本《水月觀音經》，現藏天津藝術博物館，抄寫於後周顯德五年（九五八），其內容爲《千手經》的節本。（註一〇）那麼水月觀音是否即是千手千眼觀音？現藏巴黎吉美博物館，敦煌出土，後晉天福八年（九四三）的大悲觀音絹畫，主尊爲千手千眼觀音，右下方繪水月觀音，在同一作品中分別出現二位觀音，清楚說明不能完全將大悲觀音與水月觀音，畫上等號。

從水月觀音的研究中得知，（註一一）水月

觀音是因應中國本土特質發展出的圖像，更精確的說是在八世紀後半，唐代的文化氛圍中發展出的圖像。水月觀音以更具人性化的坐姿，表現出自由自在的面貌，拉近信仰者的距離，而其所在的環境，以水、蓮、石、竹，營造出一個舒緩、清新而柔和的情調，讓處於塵世紛擾的眾生，不能不心生嚮往。因此白居易（七二一—八四六）的〈水月菩薩贊〉言：「淨淥水上，虛白光中，一睹其相，萬緣皆空。弟子居易，誓心歸依，生生劫劫，長為我師。」

又因為水月觀音和大悲觀音均強調以大悲心救法界一切苦，滿眾生一切覺，日本常曉和尚自中國唐代帶回水月觀世音菩薩像一軀，在《常曉和尚請來目錄》中載：「右大悲之用。化形萬方，觀思眾生，拔苦與樂，故示像相，使物生信。」可見二觀音的同質性甚高。再者，佛說《千手經》發生的場景，正是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寶莊嚴道場，那麼大悲觀音借用當時流行的坐姿，說明本畫是因應信徒需求，不拘泥於圖像，又不離儀軌的作品。

觀音信仰以其大悲的形象，歷經一千七百多年，傳播不已，因應時代需求，化現出各式形象。從六朝法華經普門品的救苦觀音，解決人間現實生活的危難。到隋唐作為進入阿彌陀佛淨土引領者，度化往生。不論稱念、持誦或禮懺，信徒只要以簡易的修持方法，就能祈求

觀音的神通救助。其形象更超脫經典的限制，融合不同經系，與中國文化相濡，本件觀音曼荼羅在經軌中別出新意，就是一個佳例。

註釋：

- 一、李玉珉，〈中國觀音的信仰與圖像〉，《觀音特展》（台北：故宮博物院，二〇〇〇），頁一〇至三九。
- 二、（唐）智通譯，《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》，《大正藏》冊二十，頁八七b。
- 三、小林太市郎，〈唐代的大悲觀音〉，收入速水侑編，《觀音信仰》（東京：雄山閣，一九八八），頁三九至一三六。
- 四、大英博物館監修，《西域美術—大英博物館・スタイン・コレクション敦煌繪畫》I，圖二六至一。
- 五、（唐）朱景玄，《唐朝名畫錄》「神品下」條。
- 六、小林太市郎，〈唐代的大悲觀音〉。
- 七、（唐）智通譯，《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》序。
- 八、（唐）尊法譯，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》，《大正藏》冊二十，頁一〇六b。
- 九、《佛祖統紀》卷二二，《大正藏》冊四九，頁二一五c。
- 一〇、王惠民，〈敦煌寫本《水月觀音經》研究〉，《敦煌研究》（一九九二年第三期），頁九三至九八、三一。
- 一一、潘亮文，〈試論水月觀音圖〉，《藝術學》一七期，一九九七。

